

词论[清] 张祥龄

辞章一道，好尚各殊，如讲学家各分门户。词有南北，出主入奴，喜疏快者，丽密以为病，主气行者，烹炼以为嗤，求悦于人难矣。予言不问人论何如，自叩用工甘苦，深造有得，天下非之而不顾。况知者愈少，传也必远，焜耀一时希贵哉。

周清真，诗家之李东川也。姜尧章，杜少陵也。吴梦窗，李玉溪也。张玉田，白香山也。诗至唐末，风气尽矣，词家起而争之，如文至齐、梁，风气尽矣，古文家起而争之。争之者何也，非谓文至六朝，诗至五代，无文与诗也，豪杰于兹，踵而为之，不过仍六朝、五代，故变其体格，独绝千古，此文人狡狴也。词至白石，疏宕极矣。梦窗辈起，以密丽争之。至梦窗而密丽又尽矣，白云以疏宕争之。三王之道若循环，皆图自树之方，非有优劣。况人之才质限于天，能疏宕者不能密丽，能密丽者不能疏宕。片玉善言羁旅，白云善言隐逸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天也。

辛、刘之雄放，意在变风气，亦其才祇如此。东坡不耐此苦，随意为之，其所自立者多，故不拘拘于词中求生活。若梦窗舍词外，莫可竖立，故殫心血为之，是丹非朱，眼光未大。

词，诗家之贼，差以毫厘，失之千里。作诗，则词意词字不容出入。片玉人称善融唐诗，稼轩或用《楚辞》，此亦偶然，长处固不在是。如谓诗佳，何不诵唐诗。非谓诗之道大，词之道小，体格然也。

文章风气，如四序迁移，莫知为而为，故谓之运。左春右秋，冰虫之见，生今反古，是冬箠夏炉，乌乎能。安序顺天，愚者一得。昌黎起八代之衰，亦运使然。南唐二主，冯延巳之属，固为词家宗主，然是勾萌，枝叶未备。小山、耆卿，而春矣。清真、白石，而夏矣。梦窗、碧山，已秋矣。至白云，万宝告成，无可推徙，元故以曲继之。此天运之终也。

文体一变，鼻祖者不过一二人。充其变之所造，穷其变之所极，又不过数人。〈两都〉之后有〈两京〉、〈三都〉，词着者六七十家。其卓然成立，不过数人，岂易事哉。

词主谲谏，与诗同流。稼轩〈摸鱼儿〉，酒边〈阮郎归〉，鹿虔扈之金锁重门，谢克家之依依宫柳之属，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悱而不乱，此固有之。但不必如张皋文胶柱鼓瑟耳。

龙川〈水调歌头〉云：「尧之都，舜之壤，禹之封。于今应有一个半个耻和戎。」〈念奴娇〉云：「因笑王谢诸人，登高怀远，也学英雄涕。」世谓此等为洗金钗钿盒之鹿，不知洗之者在气骨，非在选字。周、姜绮语，不患大家。若以叫嚣粗犷为正雅，则未之闻。

尚密丽者失于雕凿。竹山之鹭曰琼丝，鸳曰绣羽。又霞铄帘珠，云蒸篆玉，翠箕翔龙，金枳跃凤之属，过于涩炼，若整疋绫罗，剪成寸寸。七宝楼台，盖薄之之辞。吴中七子，流弊如此。反是者又复鄙俚，山谷之村野，屯田之脱放，则伤雅矣。作者自酌其才，与何派相近，一篇之中，又不可杂合，不配色。意炼则辞警辟，自无浅俗之患。若夫兴往情来，召吕命律，吐纳山川，牢笼百代，又非订短所知矣。

词有定律，不能逾越，宋贤莫不确守成法。祥龄不解音律，然于上去字，未尝不谨。